



在統理大眾上，「知人、育人、用人、留人」是身為領導者要具備的識能。知人首重了解各人長短，育人要懂得教導部屬，用人要公平合理，留人要使之有前途。人有所長，必有所短，懂得用人之道，優秀的人才就會甘於為其所用。

遊戲規則

文／星雲大師

有一戶人家，父母親準備帶領小兒小女到海邊戲水。出發前一天晚上，父親召集大家講說隔天到海邊遊玩的注意事項，以及工作分配。只見兒子嘟著嘴說：「爸爸，好討厭！一天到晚訂什麼規則，連到海邊玩水，也要來這一套！」女兒也表示抗議：「爸爸，輕鬆一點嘛！老是要分配我們做什麼事，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假日，何必弄得那麼嚴肅呢？」最後，這場家庭會議就在不歡喜的氣氛中草草結束。

第二天，一家人來到海邊。望著沙灘的美好，海水的平靜，不少人在那裡游泳，兒子也想跟著他們一起下水游泳，但是翻遍了行李箱，卻怎麼也找不到泳衣，不禁抱怨起來：「爸爸，您怎麼沒有交代我們要帶泳衣出門呢？害得我們不能盡情地玩水。」

這時候，爸爸就說了：「兒子呀！昨天晚上的會議，原本就是要和大家商量這些事的，但是你們不要我訂注意事項，不願意我分配工作，當然今天出門也就沒有人想起要帶泳衣了。」由於不講究分工，不重視規則，最後事情落得不能圓滿，大家也沒有玩興，提早就結束行程，回到了家裡。

回到家中不久後，吃飯時間一到，兒女們紛紛來到飯桌前，只是奇怪地，飯桌上竟然空無一物，於是他們就問：「媽媽，我們的飯菜呢？」

這時候，媽媽說：「沒有規定飯菜一定要由媽媽煮呀！你們自己想辦法吧！」這回，兒女們終於明白父母平日訂定規則的苦心。

一般人都不喜歡規則，覺得受到約束，但是在這個世間上，所謂「不依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」，在眾人集合的社會裡，就是需要有這麼一個約定俗成的法則，大家分工合作、合作分工，才有秩序。所以，現代的年輕人，所謂「新新人類」，有些人標新立異，高喊著爭取自由，不要規則。

事實上，如果自由漫無目的，那是很危險的，就像一部沒有煞車裝備的車，當你享受著飆車的快感時，也處處潛藏著危機。

因此，我們的社會、我們的家園、我們的人生，還是要有一個規則，大家共同遵循，才能幸福快樂。

暖心的感動

文／子滿

溼冷的寒冬，最盼望溫暖的太陽快出來！就像落難時，最希望有人伸出溫暖的雙手。最近看了兩則新聞，報導兩位暖男的超級愛心，讓人看了心窩真的溫暖起來。

廖嘉彥是名台灣台中客運司機，日前在仙宮府站發現一對小兄妹望啊望，就是不敢上車。一問之下，小兄妹坦承沒錢也沒卡，他叫小兄妹趕快上車，不僅給他們卡刷，還說如果沒有錢，可以幫忙儲值。廖嘉彥的愛心，感動了車上乘客，將這段善行PO上網。

原來這對小四、小三的兄妹，生長在單親家庭，爸爸因為上早班，兄妹倆擔心爸爸為了接送他們上班會遲到，主動說要自己搭公車上學，只是粗心的哥哥好幾次把卡弄丟了。記者循線採訪廖嘉彥，他客氣的說：「看這對小兄妹很有禮貌很懂事，因此想多幫忙一點。」

另外一則故事，發生在印度。男子庫馬在餐廳正要享受美食，卻發現一對流浪小兄妹趴在窗戶緊盯著他的食物，他連忙招手請他們進來並問想吃什麼，兩人指著他餐桌上的食物，庫馬立刻再點了二份相同的餐點。等小兄妹用完餐離開後，庫馬拿起帳單準備要結帳，一看，不禁熱淚盈眶，上面只有兩行字：「我們沒有對人性開出價碼的儀器，祝你好運降臨！」

善美的人性會感動人，兩位暖男給這冬天，帶來了暖意。

放生與放死

文／星雲大師 圖／游智光

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「放生」，藉此功德祈福消災，但往往因為「放生」不當反而造成「放死」。例如有人說：「捕魚的，明天我八十歲大壽要放生，你幫我抓點魚來放生！」「捕鳥的，我明天七十歲生日，你幫我捕些鳥來放生。」許多魚在水桶裡，由於空間太擁擠，還沒放生就死了一大半；鳥關在籠子裡，也沒給予餵食，再沒來得及放生，大都一命歸西了。

把原本翱翔在山林裡的小鳥，捕捉到都市來，無異是促使牠早亡；而在這一捉一放之間，不但讓牠們感到恐懼，也難免傷到皮肉，甚至危及性命。放生本來是慈悲，但是放生不當反而成為殺生的惡行；沒有智慧的放生，害死的生命是更多的。

早期佛光山不二門前的放生池，養了一些魚，很多人拿烏龜來放生，把裡面的魚都吃光了；佛光山上也常發現有人抓毒蛇來放生，還有流浪狗、流浪貓，甚至一些保育類的動物，全部拿到山上來放生。這種不當的放生行為，是會危及到全山住眾的性命安全。

過去大陸叢林也有放生園、放生池的設施，那時候的放生觀念跟現在不一樣。比方：我的牛對家裡有功勞、我的狗養我看家守門，牠們現在老了，我把牠帶到寺廟安養；我的公雞救過我的小孩，我捨不得殺牠，我帶牠到寺廟放生。他們把這些動物帶來放生的時候，也會給寺廟放生園一些錢，讓寺廟照顧、餵養牠們。反觀現在的人，隨意把小動物丟棄在寺廟，不管牠們的死活，這不叫放生，當然也不會有功德的。就像現在很多人募款放生，卻從中謀利，那是招搖撞騙，不是真的放生。許多人更是不了解生態環保與物種平衡，到處放生反而是破壞大自然生態平衡，遭來各界對佛教強烈的批評。

我們與其要放生，不如更積極的護生。比如：不鞭答牛馬、不彈射鳥雀、不垂釣魚蝦等；但是現在的社會，釣魚、釣蝦場到處林立，有的人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純粹以垂釣為樂，儘管釣上來之後又再放回去，可是當下卻已經對這些魚蝦造成了傷害。

愛護小動物固然很好，不過我們必須思考：因為你喜歡動物，所以在家裡飼養貓、狗、小鳥等寵物，然而作為玩伴的寵物，是否都能夠得到真正平等與尊重的對待？或因主人的棄養，讓貓狗四處流浪，繼而造成社會的環保問題叢生。

總之，放生要隨緣行之，不要刻意放生。比放生更重要的，是要能護生；而護生最大的意義是「放人」一條生路。這個世界到處充斥著人與人鬥爭、人與人彼此較量，因此真正的放生是：當一個人失意時，給予他正面的鼓勵、開導，給人方便、給人救濟、給人善因好緣、助成別人的好事等等。

貧僧有話要說 / 二十三說

神明朝山聯誼會

文／星雲大師

貧僧是佛教徒，但我並不排斥其它的宗教，因為不管什麼宗教，所謂信仰都是代表自己的心，儘管人不同，信仰的對象不同。其實，人心要有信仰，這是都一樣的，你相信土地公，你的心就是土地公；你相信城隍爺，你的心就是城隍爺；你信仰耶穌，你的心就是耶穌；你信仰媽祖，你的心就是媽祖；你相信佛祖，你的心就是佛祖。

記得二〇〇〇年的時候，貧僧到澳洲弘法，有一位參議員羅斯先生（Ross Cameron）問我：「你覺得世界上哪個宗教最偉大？」我說：「你歡喜的、你信仰的，祂就是最偉大。」他一聽哈哈大笑，豎起大拇指，認為我說得很對。信仰，不必輕視別人，你尊重別人的信仰，別人也尊重你的信仰，各信各的，不必要統一。

在一九八九年，《聯合報》邀請我和羅光主教在台北舉辦一場「跨越宇宙的心靈」座談辯論會。其實羅光主教和我相識已久，雖然彼此信仰不同，我們從沒有為宗教辯論過。記得有一次他到佛光山來，那時候佛光山才剛開山不久，連客廳都沒有，我就和他在香光亭邊上，一談就是幾個小時。

各說各的 天主佛陀各表

在這活動開始之前，我就問他：「主教，我們等會兒怎麼辯論呢？」他比我經驗老到，回答說：「各說各的。」我覺得他這句話回答得真妙。實在說，宗教就是各說各的。

不過當然宗教也有不同。有一次，天主教在台北公署召開宗教聯誼團拜，參與者大約三百餘人。因為都是各宗教界的領袖與會，為表示友好，大家都講「三教一家」、「五

教同源」。

那一天，剛好羅光主教擔任主席，要我做主講，我就悄悄的問他說：「假如說一個神壇上面，有城隍、有媽祖、有觀音、有耶穌，你拜得下去嗎？」他說：「我拜不下去。」

建立宗教的條件有三寶：教主、教義和教徒。宗教的教主不要把他同放在一起，好比你有你的爸爸，他有他的爸爸，各有各的爸爸不同，何必要把爸爸都放在一起，讓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都分不清楚呢？可見得，所以宗教只要「同中存異」，不必「異中求同」。

宗教的教義也不同。像基督教都教人「信得永生，才能得救」，佛教禪門教人「疑慮」才能開悟。所以，宗教的教義各有主張不同，也不必彼此計較。但宗教的教徒可以相互來往，這應該是很正常的。

天龍闍法 眾生皆有佛性

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他是人，不是神。神權是要講究權威的，風神、雨神、雷神、電神、山神、水神，各有各的特性。世界上的神明，正直者為神，否則就為鬼，鬼就等而其次了。但是在台灣拜神，也拜「好兄弟」（鬼）。在佛教裡講六道輪迴，天神比人高，人比其他的地獄、餓鬼、畜生要好。但是天人之上，還有天人師，那就是菩薩和佛祖了。因為他超越神仙六道，他斷除煩惱、了脫生死，已經不在六道之內，所謂「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」。

佛陀也不排斥神明，過去每次講經的時候，都有八部大衆：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羅伽都一起出現，可見佛陀真正是在倡導眾生平等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

（待續）



如果我們能在一個人發生困難時，資助他一下，幫助他度過難關，或者說幾句好話鼓勵他、幫他一個忙，這就是「放人」，「放人」給予人重生的因緣，比「放生」的功德更高、更大。

善用3C產品 能幫助學習

文／茱莉雅整理

本週學習達人：高立（學習玩家）
從小愛玩的高立，相當懂得善用3C產品，依循LQ學習法強調的「環境、心態、方法」三大重點，幫助自己樂在學習、有效學習。

像高立周邊有很多朋友，十分嚮往成為電台DJ或節目主持人，高立就會建議他們不妨從手機中下載一些免費的錄音、錄影及後製編輯音效的app，然後規定自己每隔多久必須完成一個作品，讓自己很規律地錄製不公開播映的節目，從中不斷修正自己的台風、口條、實力，等到鍛鍊成熟了，也形同做好準備，離站上舞台的目標就更近了。

願共甘苦

文／林少雲

變峽間有子母鵲，比鶯鵲差大，雌雄未嘗相離，虞者必雙得之。開雌於籠中，縱雄出食，食飽輒歸，縱雌亦然。若雙縱，則徑去不復歸矣。——《隨手雜錄》，朱幼蘭書寫
「願共甘苦」是一則與鳥類朋友相關的感人故事，此故事出自於筆記體小說《隨手雜錄》一書，此書是北宋詩人，也是知名畫家王鞏所著。

王鞏，號清虛居士，魏州人，他是宰相王旦之孫，工部尚書王素之子。長於詩，與蘇軾是知交好友。元豐二年八月，因烏台詩案貶賓州（今廣西賓陽）任監鹽酒稅務之職。歌妓宇文柔奴（別名寓娘）毅然隨行到嶺南



高立說，不論手機屬於哪一種系統，都有上百萬個app可資利用，有心學習的人，只要耐心搜尋，一定可以找到能幫助自己達成學習目標的適合軟體。像高立自己想當「說故事達人」，便下載一個免費的「喜馬拉雅」app，然後規定自己每個星期要說一則好聽的故事，然後錄音、剪接、存檔成「高麗菜哥哥說故事」系列，雖然一開始沒有對外發表，但累積一年之後，高立發現自己果真變成說故事高手。

此外，高立也懂得善用iphone的siri，將各種待辦事項、截止時間逐條輸入其中，幫助管理自己的工作效率。「科技日新月异，或許一開始接觸這些應用軟體，會有小小的挫折和不順，但只要多加練習，突破對科技產品的恐懼，跨越數位落差的門檻，就很容易得心應手，而感受到科技產品的助力和好處。」

。在瘴煙之地待了五年，卻不受瘴癘影響依然面如紅玉，蘇東坡甚為敬服。著有《隨手雜錄》、《甲申雜記》、《聞見近錄》、《王定國詩集》、《王定國文集》、《清虛雜著補闕》等書。

這則故事講述的是變峽這地方有一對子母鵲的感人故事。變峽，一般稱為瞿塘峽，與巫峽、西陵峽並稱為長江三峽。變峽指的是從白帝城，即奉節到大溪鎮這一段，全長約有八公里，是三峽中最短的一段峽谷，但以宏偉壯觀著稱。此段峽谷中，江面最窄處不到一百公尺，最寬處也不超過一百五十公尺，峽口有赤甲、白鹽兩山相對，稱為夔門，有「夔門天下雄」之稱。

在這雄偉俊秀的峽谷中生長著一種叫子母鵲的鳥，牠們的體型，比一般的鵲鳥稍微大些。子母鵲成年配對後，一夫一妻恩愛相守直到白頭，彼此都不離棄對方。在山澤中的捕獵者深知子母鵲的特性，知道若想捕捉子母鵲，必須將雄鳥和雌鳥一起捕獲，回來後還得飼養在一起，才養得活。

捕獲一對雌雄子母鵲時，只要將雌鳥關在籠子裡，放雄鳥出去覓食。這隻雄鳥吃飽了，一定會飛回籠子裡，絕不會獨自飛走，棄妻子於不顧；放雌鳥出去覓食也一樣。但是若兩隻一起放飛，牠們相偕出去後，就不會再飛回來了。

真是奇鳥啊！比人類還要珍惜感情，像這樣的鳥，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愛惜的，但是人們卻利用牠們不離不棄的愛，願同甘共苦，相愛相守的至情而將之囚禁玩弄，真是情何以堪！

